



Jacques Le Goff
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法〕 雅克·勒戈夫 著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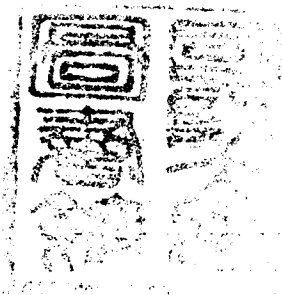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3 0218 8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法〕雅克·勒戈夫 著

张 弘 译 卫茂平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6 年 · 北京

Jacques Le Goff
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

1957/1985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据斯图加特德文版 1987 年第二版译出

ZHONGSHIJÌ DE ZHISHÍ FÈNZÍ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法〕雅克·勒戈夫 著

张弘译 卫茂平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846-3/K·432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7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7 1/4

定价: 10.10 元

译者序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本书在这方面具有开拓之功,50 年代出版后曾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引发了史学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热潮。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概念,主要指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教士。全书考察了这一特殊类型的“手工劳动者”的产生、演变、分化及最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有关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尤其是大学的发展情况,叙述脉络清晰,文笔要而不繁,被公认为西方当代优秀的史学著作。1985 年又由原来出版该书的巴黎索伊尔出版社发行新版。新版在内容上未作修改,由作者在“后记”里回顾总结了近 30 年来西方中世纪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并增附了一份包括法、英、德、意大利、西班牙各文字的有关论著的详细书目,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全书对深化我们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也有启示。

作者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 1924 年—),法国著名史学家,著述宏富,是“新史学派”在欧洲的代表,现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院长。

中译本据德译本译出,德译本所根据的即是上述 1985 年索伊尔出版社的新版。书中少数拉丁词语的翻译,得到了历史学博士王乃新副教授的帮助,译文经上海外语学院卫茂平副教授仔细校订,译著的问世还得到了商务编辑部始终如一的关怀,并此谨致谢忱。

张弘

1990 年 12 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12 世纪: 知识分子的诞生	4
12 世纪城市的复兴和知识分子的诞生	4
12 世纪的新时代精神: 古代人和新时代人	8
希腊—阿拉伯文化的贡献	11
翻译家	12
巴黎: 巴比伦还是耶路撒冷?	17
“哥利亚德”	20
求知的浪游	21
道德沦丧	23
社会批判	25
阿贝拉尔	31
爱洛依丝	34
12 世纪的妇女和婚姻	35
新的斗争	37
圣伯纳德和阿贝拉尔	40
逻辑学家	41
道德学家	42
人文主义者	43
“沙特尔精神”	44
沙特尔的自然主义	46
沙特尔的人文主义	48
作为小宇宙的人	50
“工场”和“工匠”	51

个性.....	53
影响.....	54
脑力劳动者和城市建设.....	55
研究和教学.....	56
工具.....	57
第二章 13 世纪:知识分子的成熟及其问题	59
13 世纪概况	59
反对教会势力.....	60
反对世俗势力.....	61
教廷的支持与利用.....	63
大学社团组织内部的矛盾.....	65
大学社团组织的组成.....	66
学习研究的组织工作.....	69
大纲.....	70
考试.....	71
道德氛围和宗教氛围.....	73
大学的虔信.....	74
工具.....	76
作为工具的图书.....	77
方法:经院哲学	79
词汇.....	80
辩证法.....	80
权威.....	80
理性:作为科学的神学	81
练习课程:“研究”,“辩论”,“随意性辩论”	82
矛盾:如何生活? 靠工资还是靠领地?	85
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冲突.....	89
经院哲学的矛盾:模仿古代人的危险	95
自然主义的尝试.....	96

信仰与理性的艰难平衡:亚里士多德主义与阿威罗伊主义	99
理性和经验的关系	104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105
第三章 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	107
中世纪的衰落	107
知识分子经济状况的变化	108
通向世袭贵族之路	110
学会和大学的贵族化	114
经院哲学的发展	115
理性和信仰的分离	116
经验科学的局限	118
反唯智主义	119
大学的民族化:大学新的地理分布	121
大学成员和政治	125
第一所民族大学:布拉格大学	128
巴黎大学:大学政治的光辉与污点	129
经院哲学的僵化	132
大学向人文主义开放	134
对诗歌与神秘论的回归	138
关于亚里士多德:对优美语言的回溯	139
贵族人文主义者	140
回归乡村	143
科学与教学的脱节	145
新版后记	147
中世纪大事年表	159
参考书目	163
名目索引	208

引 言

9

一场惊心动魄的轮舞，在中世纪末期把人世间的不同等级，也就是社会上的各阶层，拉入虚无境界，这是没落时期的感伤主义所赞赏的事，除了拉着国王、贵族、僧侣、市民和平民百姓之外，还使一些对事物的看法跟修士和神甫不尽一致的教士^①卷入。这些教士是西方中世纪国家一个独立世系的后裔，知识分子世系。为什么本书使用这个名称作为标题（这同一个词“知识分子”）？这并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在学者、讲师、教士、思想家这些词汇中（思想领域的术语一向就是含混不清的），只有知识分子这个词确切表明一个轮廓清楚的群体：学校教师的群体。“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这勾勒出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群体迄今为止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得到明确限定，知识分子本人也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它努力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称呼，以代替“教士”这个有双重含义的概念，在这一点上，13世纪的西格尔·德·布拉邦是先驱，他提出了“哲人”（philosophus）这个名称；但我在这里不用这个词，因为哲学家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人。这个词源出于古典时代。在圣托马斯·阿奎那和西格尔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哲

^① 这里的教士（Kleriker 即 Clerc），同时指神甫与学者。下文用到这一概念时都含这两层意思，但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偏重于“学者”的意义。——德译者

10 学家。不过在中世纪，哲学家是信基督教的，他表达的是12至15世纪学校的那种理想：基督教人文主义。但对我们来说，人文主义者是属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另一种学者类型，他们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正好是相对立的。

所以，丰富的中世纪思想成果的著名代表人物，也不包括在这本概论中。倘若我对于这一高要求不心存疑惧，不怕误用那些今天被人糟蹋了的概念，我就会把这部概论加上一个《西方知识分子历史社会学导论》的副标题了。无论是幽居在修道院高墙内的神秘论者，还是远离学校天地出没在别的圈子里的诗人或历史学家，本书都不涉及，至多作为对比附带提到。甚至高踞于西方中世纪思想界的但丁，尽管他形象高大，也只是作为像中国的皮影戏里那样的人物出现。虽然他上过大学（当时他真的在巴黎的福亚累街^①待过吗？），虽然他的著作从14世纪末起就在意大利成为模范读本，虽然西格尔的形象以少有的感人诗句出现在他的《神曲·天堂篇》里，但他还是跟随维吉尔穿过幽暗的森林，走上另一条道路，这是与我们的知识分子踏上或选定的不同的路。其他如吕特勃夫，约翰·德·墨恩，乔叟和维庸等人，他们或多或少在各自的岁月在学校中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但也只限于在这里才被提到。

因此，书中我只就中世纪思想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在诸多类型中的一种学者类型进行探讨。我不否认其他思想学派和其他精神巨匠的存在和意义。但这里要处理的学者类型，在我看来对西方思想史是如此值得注意，如此足以说明问题，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也清楚明确，它的概况和历史引起了我的注意。此外，我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时，极不恰当地用了它的单数形式。我希望本书下面的
11 篇章将表明这个词的内涵原本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从阿贝拉尔到

① 福亚累街(la rue du Fouarre)，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所在地。——译者

奥卡姆,从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到约翰·热尔森,从西格尔·德·布拉邦到贝萨利昂,他们各有着多么千差万别、完全不同的资质脾性、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啊!

给作为学者和教授,作为职业思想家的知识分子下定义,还可以通过一定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会僵化成精神的倒错;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会蜕变为怪癖和躁狂。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性格执拗的人,冒有陷入冥思苦索的危险。作为科学工作者,等待着他的是辛劳憔悴。难道他没有作为批判家破坏原则,到处抹黑吗?当今世界里有足够多的诽谤者,他们把知识分子打成替罪羊。中世纪虽然曾嘲笑这些迂腐的学究,倒还没有这么不公平。耶路撒冷的陷落并不曾归咎于大学成员,亚述宫廷的灾难也没有怪罪巴黎大学的成员。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的事物的憧憬。但丁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答复了知识分子的敌人,他把13世纪最伟大的三位知识界人物置于天堂,并使他们在天堂和解。——他们就是圣托马斯,圣波纳梵杜拉,西格尔·德·布拉邦。

第一章 12 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

15 12 世纪城市的复兴和知识分子的诞生

开始时是城市。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

在这以前，由拉昂的阿达贝隆所区分的各社会阶层(祈祷的——教士；保卫的——贵族；劳动的——农奴)，很难说有真正的人员专业化情况。农奴虽然耕种土地，但也是手工业者。贵族是士兵，同时又是地主、律师和商人。教士，尤其是修士，也常常同时身兼数职。神职工作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使他们的余生变得神圣，它通过修道院的规定求助上帝。在修士的一生中，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临时的教授、学者和作家。这是他们个性中易变和双重的一个方面。就是那些预示了在行将到来的世纪中出现在知识分子中的人，当时本身还不是知识分子。阿尔奎因首先是达官，他是查理大帝的文化大臣。费里埃的沃尔夫首先是修道院院长，他嗜好图书，喜欢在自己书信里摘引西塞罗的词句。

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

知识分子真正被理解只是在 12 世纪。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城市并不是像雨后春笋那样涌现的。按照有

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甚至在10世纪和11世纪城市就已完全形成,¹⁶而且有的专业杂志提到一个新的城市复兴——其时代追溯得更远。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一直是有城市存在的,但是在西罗马帝国城市“遗址”的围墙内只住有少数居民和一名军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领。城市首先是主教驻在地,寥寥无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教区周围;经济生活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也就是交换日常必需品的市场内。

很可能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召唤,在那里的大马士革、佛斯塔德、突尼斯、巴格达、科尔多瓦,有大量的城市主顾,希望得到野蛮的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木材,刀剑,毛皮以及奴隶;无疑从10世纪起,也许从9世纪开始,孕育中的城市,即“口市”(portus),就得到了发展,它们是独立的单位,或者是依附主教府或军事“地方长官”的驻在地的城郊。但这一现象在12世纪才第一次产生足够的影响,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政治结构也因教区运动而逐渐动摇。

一个进一步的、文化上的变革随着上述这些变化而来,一个进一步的思想上的繁荣或复兴(新生)时期同上述变化汇流在一起。本书将简要地勾勒一部关于这个思想运动的先驱者的历史;从他们追随者的冒险的变革,到所谓的中世纪的终结,直至另一个复兴——文艺复兴。

尽管人们在12世纪前很难以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真正城市复兴作为出发点,然而在文明领域里,就能因此略过8世纪末和9世纪上半叶习惯上称为“加洛林王朝的复兴”的时期吗?

我们不想像有些历史学家那样否认它,不准备谈什么“所谓的¹⁷复兴”,只是想在这里比较确切地规定它的界限。

这个时期并不具有任何数量上的特性,足以构成我们所认为

的“复兴”的概念的前提。虽然这一时期提高了在宫廷学校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和在一些大修道院或主教中心区接受培养的未来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几乎完全消除了下层修道院为周围地区孩子们开设的残存的初级课程。公元817年,安尼安涅的圣本尼狄克促使法兰克皇帝“虔信者”路易一世实行本尼狄克教派大改革,把恢复本尼狄克教派原先的修道院制度用书面形式规定下来,结果修道院的“外部”学校关闭了。这是一次为一些与世隔绝的、为数不多的精英分子服务的复兴,它的任务是替奉行教权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一个培养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小规模的教育场所。^①

除了替王朝与教会招募领导人员外,加洛林时代的知识化运动,在手工工具和精神风貌上,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天使般的或无私奉献的作为。

这一时期的精美手抄本是奢侈品。人们以工整的字体进行书写,来消磨时日。——这样的书法艺术比起杂乱无章的抄写,更是一种文化失落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对书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内容几乎不管不问;人们为宫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书籍装饰得富丽堂皇。这些都表明,书籍的流传非常缓慢。

不仅如此,这些书籍根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读。它们只是有助于
18 教堂财库的丰富,和个别富人收益的增加。它们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宝物,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财富。有些作者抄录古人或教父的名言,以此夸耀他们自己的文字具有较高的思想内容,而人们竟然相信他们的每句话。这一切只是提高物质上的价值。查理大帝为了布施,卖掉自己一部分漂亮的手抄本。书籍受到同昂贵的瓷器完全一

^① 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造成了一个巨大错误,把查理大帝(顺便提一句,他一个大字不识)当成学生青年的保护人和朱勒·菲利的先驱者向民众介绍。——作者

按:朱勒·菲利(1832—1893),法国政治家,任总理期间曾积极取消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推动了世俗化的国民教育事业。——译者

样的对待。

在修道院里辛辛苦苦抄录“手写文书”(scriptoria)的修士们,对内容方面兴趣不大——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抄写中激发出的热诚、打发的光阴和消耗的精力。这一切都是赎罪,他们以此为天国效劳。除此之外,由于中世纪盛期教会借用野蛮人的法律,采取劳役与惩罚都可以折算成税款的做法,他们还根据页数、行数、字数算计着能够赎买到的在涤罪所的年份;^①或者他们为自己的疏忽痛苦得辗转不安,因这



传道需要知识,更需要棒喝

疏忽他们遗漏了一个字母,从而延长了他们在涤罪所的居留期。他们把同他们捣乱的小鬼的名字传告后人,这个小鬼专门愚弄他们,它叫“梯梯费留斯”(Titivillus)。这是同作家做对的魔鬼,后来阿纳托尔·法朗士^②还会再次发现它。

对那些尚未脱尽野蛮人习性的基督徒来说,科学是个宝藏。这个宝藏必须小心翼翼加以保护。与封闭的经济为伴的是封闭的文化。“加洛林王朝的复兴”只管猎取,不顾播种。这会有个微不足道的复兴吗?

要是勉强宽容一点,加洛林时代尽管有这一切,仍然可以指望

① 根据天主教教义,人死后灵魂必须在涤罪所(即炼狱)经过一段时间,待罪恶恶除干净后方可升入天堂。——译者

②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著名小说家。——译者

取得“复兴”这个称号。加洛林时代最有主见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肯定是约翰·司各特·埃里金纳，^① 他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读者与听众，到12世纪才开始为人所知，为人理解和为人引用。但在加洛林时代“手写文书”里抄录的手稿，阿尔奎因从5世纪的修辞学家马帖努斯·卡佩拉那里摘录来的七种人文学科^②的观点，以及由他提出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 studii)的思想——文明的策源地
19 雅典与罗马就这样经由西方国家，更确切些说，通过高卢而传承下来——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后来都重新得到了流传，它们被倾注在城市学校的大熔炉里，被12世纪的复兴作为古典文化的最后遗产所吸收。

12 世纪的新时代精神：古代人和新时代人

12 世纪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觉到，要创造新事物，要成为新人。没有这种获得新生的情感难道会有复兴吗？我们只要想想16世纪那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人，想想拉伯雷就可以明白了。

就这样，这一时代作家的口中和笔下，总是出现这一个词：“现代”，他们用它来表明自身。“新时代人”，这是指他们，他们懂得做这样的人。但新时代人绝不是同古代人对立的；相反，他们仿效古代人，从古代人那里吸取营养，把自己置于古代人的肩膀之上。布卢瓦的彼得宣称：“只有在怀着越来越强烈的爱慕，一遍又一遍地读古代人著作的时候，人们才能摆脱愚昧无知，走向科学的光明。让狗去狂吠，猪去咕咕吧！我依旧是古代人的盟友。我要把自己全

^① 即约翰·邓斯·司各特。“埃里金纳”(Erigena)和“司各特”(Scotus)在公元9世纪同样都用来说明约翰是爱尔兰人。

^② “七种人文学科”指中世纪大学文法、逻辑学、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七科。——译者

部的认真劲儿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并且每天都在研读他们的著作中迎接朝霞。”

下面介绍基本的学科，按照传统说法是一位著名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记录，从中可以见到12世纪最有声望的学府之一沙特尔修道院的伯纳德长老是怎样传授那些基础学科的：“对各部门学科理解得越完善，受到的影响越深刻，对古代作者们的正确思想也就把握得越全面，也就能更加透彻地继续传播这种思想。古人——感谢那些狄亚克里人(Diacrisis)^①，我们能够借助于图画或色彩展示他们，——古代人在一段历史、一个母题和一篇寓言的原材料基础上，依靠所有这些学科以及综合与增加趣味的高明手段，在完成的作品中，创造出一种囊括全部艺术的画像类型。语法和诗歌互相交融，密不可分，并揭示出整个主题。在这方面，逻辑学增添了论证的色彩，编织进它理性论断的金色标记；修辞学则通过动人的说服力与闪烁出智慧之光的雄辩再现了白银的清辉。数学乘坐着四驾马车，超过了其他学科的步伐，并留下了它那丰富多样的色彩与魅力。在数学揭开自然的奥秘以后，物理学又为这丰富多样的魅力添上它那微妙的色调。最后，哲学，所有分支中最高贵的伦理学，以其影响作品的威严凌驾于一切其他学科之上。没有伦理学，哲学就不再名副其实，所有其他学科都是通过这一重要学科而创造成功的。仔细研究维吉尔或琉善吧（他们的哲学你也是一直在称赞的），你会发现一些合适的东西。其中有——这要看师长的才智高下和弟子的机敏与勤勉程度。——从古典作家以前的著作里所能获得的好处。这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方法，沙特尔是近代高卢美文学最丰富的源泉……”

^① 意为“山地人”，古希腊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卡地区(Attica)北部山区的部族，这里泛指古希腊人。——译者

可是这样的仿效难道不是仰人鼻息吗？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文化由于接受难以消化和不合适的古代成份，给自己戴上了镣铐。但在 12 世纪所有这些还是多么新鲜啊！

这些大师是教士和善良的基督徒，作为教科书他们更偏爱维吉尔的著作而不是《传道书》^①，更喜爱柏拉图的著作而不是圣奥古斯丁，这不仅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尔和柏拉图的著作富于道德训诫，以及在语言的外表后藏有微言大义（这种情况在圣经里和教父们的著作中就不存在吗？），而主要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埃涅亚斯》或《蒂迈欧篇》^②首先是学术著作。它们由学者撰写，适合于专门的技能性课程；而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虽然在科学材料方面可能同样丰富（举例来说，圣经的《创世记》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科学和宇宙学的著作吗？），然而这些是次要的。其次才是学术著作。古人是专门家，他们更宜于从事专门化的教学活动，如讲授人文学科与学校课程，就像神甫或圣职作家应该继续传授神学一样。12 世纪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专门家，他是专业工作者，他具有自己的材料、古人的著作以及自己的一套技艺，其中最重要的技艺就是仿效古人。

然而，这些古人只是被用来作进一步的探究，就像意大利的船队利用海洋去寻求东方的宝藏一样。

这就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那段有名的话的要义，这句名言在中世纪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我们是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侏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和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巨大高度……”

① 《圣经·旧约》中的一卷。——译者

② 《埃涅亚斯》是维吉尔用拉丁文撰写的著名史诗，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蒂迈欧篇》由西塞罗译成了拉丁文，两部作品都是拉丁文的经典著作。——译者